

养猪轶事之七

『猪流感』的故事

□姚龙涛

直面养猪人,我当即奋笔直书,给国家领导人写了如下一封信,并于凌晨4点30分在网易上发出。

尊敬的国家领导人和卫生、农业部门领导人: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把墨西哥发生的一种新的H1N1流感病毒,称之为“猪流感”是错误的,目前还没有证据确认是在猪体内先发生的。猪流感是猪的一种很普通的传染病,何以见得其对国人有过造成如同“墨西哥流感”的伤害。即使今后证明这次流感是先在猪体内生成,而后造成人间传染,也不能笼而统之为“猪流感”。我建议目前把这次首发于墨西哥的流感称之为“墨西哥流感”为妥,其一如此称呼有先例,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1975年亚洲流感、1968年的香港流感、1977年的俄罗斯流感。其二表示我们对墨西哥的尊重。其三有别于普通“猪流感”,以避免国人过度惊慌而危及养猪业。谈猪色变是不必要的!

随即我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向农业部、卫生部有关领导,专家,大猪场和基层兽医的同仁们转发了此信。绝大部分的回信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全国兽医总站站长徐百万:“你讲的有理!”卫生部检定所俞永新院士:“来信收到,你的意见很有道理,今天动物卫生组织也认为改称北美流感为宜。”韶关大学教授杨旭夫:“姚老师你做得对,不应该叫猪流感,应该叫北美流感,不能让猪背黑锅。”

更值得一提的是全国机械化养猪协会理事长陈建雄,见我短信后即来电表示:以我们两人的名义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长陈冯富珍发电,我除赞同外唯有振奋和高兴。

29日上午九点,我在普兰店为百余养猪人讲课。一开始就直奔所谓猪流感,开明宗义直言现时称呼是错误的,“猪流感”必将平反,必须平反!务请养猪朋友坚守难关,胜利定会到来。

晚上返回家后,继续关注媒体和网上有关消息。5月1日早晨5点打开电脑,各网站都在头条显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把之前所称的“猪流感”正名为“H1N1流感病毒”,我拍着台子叫好,还把睡梦中的夫人惊醒。另有一个喜讯是姚明效力的火箭队92:76战胜开拓队,进入NBA季后赛,小姚说:爽!其实老姚我更是无比喜悦。

2009年4月中旬开始,所谓在墨西哥和美国发生并流行的“猪流感”,上了世界各国主流媒体的头条,联合国世卫组织也一个接一个发布各感染国的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西班牙流感、香港流感、亚洲流感,死亡数十万、几百万、上几千万人的旧账,再次在媒体上曝光,并且很快在万里之遥的太平洋西岸掀起汹涌波涛,中国政府为防止该病传入境内,采用了如同防止“非典”的措施。更骇人的是,那些海外学者,一反常态草率地把该病毒命名为“猪流感”,竟然被世界卫组织采纳,从而误导人们认为这次流感是因猪而起的,这对以猪为主要动物蛋白来源(70%)的中国人说,实是个莫大打击,对中国的养猪业更是无情的摧残。

由于当时报纸、电台、电视台天天播放“猪流感”,许多民众不敢吃猪肉了,猪场大猪压栏严重,猪价暴跌30%左右,养猪人苦不堪言。当年4月下旬应有关方面邀请,我到辽宁沈阳和大连普兰店为当地的养猪场作有关防治猪病的报告,养猪人群起而诉苦:这次让本没有的猪病害苦了。

28日我由沈阳赶至普兰店,入住酒店后,但怎么也不能入睡,脑海里尽是那“猪流感”的事。29日凌晨三时许,我就起床打开电脑,查看国内外有关“猪流感”动态,乱象如前。我深以为,作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如再不作声,将愧对国家,愧对人民,无颜

“黑妹”

□陈刚

“黑妹”是我右邻好友家的一条宠物草狗,它体形中等又标致,通体乌黑光亮的毛发,人人都爱叫它“黑妹”。它一生功绩显赫,十一年里每年产仔二窝,共生子无数,也许已达七世同堂之盛。它传下的子孙且都乖巧活泼可爱,不是“帅哥”就是“靓妹”。所以要狗仔的亲友们还得排队。小区内只要提到“黑妹”,500多户居民无不为它自豪为它点赞。

我们夸“黑妹”它有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独特的“安保”措施。它不用主人陪它溜达玩耍,也不用套绳加锁。“黑妹”同样具有通人性陪伴主人和看家的本领,更有巡逻卫家,顽强自救的绝招。只要“黑妹”在家,白天主人家的围墙门和外门从不关闭,甚至连晚上也只需关门不上锁近似“夜不闭户”的安逸放心。它“值勤”近至家门(包括我们左邻右舍)远至小区道路的停车点。它每天二十四小时“流动放哨”兢兢业业从不越位缺岗,自控能力特强,除非逢到双休日主人在家,它才潇洒地去拜访一遍小区的每个角落。只要

行人路过它的“执勤”范围,“黑妹”会洞察其行为的真假,若是徘徊停留有可疑,它马上会发声告诉主人,如有人接应就迎宾入室,反之就马上就发起攻击驱赶。主人停放的小车是它的第二个驻点。如晚上遇雨就在车底“站岗”,无雨就躲在绿化带内监视。一天清晨一位买菜回来的阿姨不巧碰上了它主人的车,“黑妹”像箭穿似的越过黄杨扑向行人,没有丝毫防备的阿姨怎能受得了如此惊吓。只闻她“救命啊!”一声甩了菜篮拔腿就跑,还差点被绊倒。更可怕的是雨天它突然从车底下闪出,如同迅雷不及掩耳的狂吼声,真让人魂不附体。所以也常有人找它主人告状。

我们夸“黑妹”它那顽强自救的精神。不知何故突然有一天它的右小腿骨折,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它瘸着腿走路,提起的小腿如钟摆似的晃动。我们弯腰细看,它的眼眶里还噙着泪花。它躺下无力地昂起头享受着给它从头到背的按摩和慰问。那几天常看到它在花坛草丛中,在路旁小溪边寻觅啃嚼着救命的仙

草(中草药)。约二周后尽管还瘸着走,但见到我们它已能一高一低的兴奋得奔走相告:暗示它的病情已好转的消息。

然而十一年后的它日显苍老。它的叫声开始气短低沉无力,神态萎靡,反应迟缓,有时甚至遇到连原本熟悉的人也要无理的嚎上几声,有时还因误判而咬伤行人。在2014年里,主人还二次赔偿医药费达数千元。

2015年1月29日上午八时许,几位遛狗的女士在小区花坛内发现“黑妹”连续三天都扒在那里,大家都顿生疑惑,走近一看“黑妹”已停止了呼吸。她们又连忙赶去通知它的主人:你家“黑妹”这几天回家吗?回说:倒没注意!经辨认果然不错。我说:“黑妹”一生劳苦功高,马上入土为安……

2015年1月26日该是“黑妹”寿终正寝无疾而终的日子。它十三年的生涯已类似人类的百岁寿星。值此一周年之际,我以此短文来纪念这位“敬业爱业”的新冠名的“黑狗警长”——“黑妹”。

见义勇为颂(外一首)

□朱春芳

总有一双手
在黑暗中为你指明方向
总有一双眼
通向心灵带你寻找光明

那一双手
是世界上最温暖的手
那一双眼
是人最清澈晶莹的眼

当人们发生危难时
是谁伸出援手 点亮生命的火花?
火花渐渐蔓延
将在你我的生命中定格

在咬紧牙关渴望一根稻草时
又是谁消除了内心的恐惧和焦虑?
那一瞬间地加油鼓劲
让人们认识了生命结束后的生命

是你们! 真诚清澈的眼眸
让生命的意义重获定义
他会为他获得的温暖、自由而落泪

他会为太阳、城市、树林的美好而落泪

“其实 你不用这么美丽
有你的智慧就够了
其实 你不用这么智慧
有你的勇敢就够了”

相思无期

在萧瑟的流光里
等来一场迟到太久的遇见
闪亮的眸子透过漂浮的尘埃
蔓延至手心错落有致的指间浅纹

回忆是注定的意外
那个雨后的天空

如一幅悠久而悲凉的画卷
画满了美丽的思绪、仰望的寂寞

疏雨已止 淡烟未尽
寻找你曾走过熟悉的老街
却再也看不到你的身影
彼样青春,诉说了谁的花样年华

似水流年间 白发染红颜
晶莹的泪水模糊了已泛黄的相片
黎明带走最后的一抹黯淡
相思的人儿,为何不肯醒来?

花开花落花常在 人来人往人不同
在漫长的寻梦中品味未知光明
我是一棵倔强的小草
寻找一块属于自己的石头

冬夜即景

□黄启昌

观光大堤游人少,
江面宁静泛涟漪。
近望江南繁灯密,
远眺中城星光稀。
微微朔风潜冬夜,
淡淡银河挂天宇。
夜泊渡轮显倒影,
日噪林鸟灭踪迹。

生命之花多姿多彩——

怀念世纪老人、革命前辈曹秀凤

□姚家望 沈大钧

在上海建立地下党机关的经费;并与进步青年陆铨生假扮夫妻,在上海闸北余庆里建立地下党的联络机构,他们的家成了陈云等中共高级干部的联络站。

在艰难困苦的对敌斗争中,曹秀凤沉着机智、从容应对,多次圆满完成陈云及党组织委派的任务。如筹备发动苏浙皖地区的秋收总暴动时,党组织要她将两支手枪送到枫泾乡下。面对警察的搜查,曹秀凤胆大心细,不慌不忙,终于化险为夷,把武器送达目的地。

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曹秀凤直接受陈云同志领导。她和陆铨生也因共同的革命目标,建立情谊,正式结为夫妇。后因叛徒指认,丈夫陆铨生被捕入狱。曹秀凤全家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于是改名换姓转移到浦东高桥。1929

年10月,曹秀凤生了儿子陆恺悌。不久,陈云来看望她,问她她不想一起去井冈山干革命。看着家中两个年迈的老人及不谙世事的幼子,她无法割舍,只能默默祝愿陈云革命成功。

当时,全家靠曹秀凤公公行医和她做女红,苦度光阴。1937年,抗战爆发,曹秀凤和公婆儿子回到了小蒸。西安事变后,陆铨生作为政治犯释放出狱。他一心抗日,先后在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工作,后奔赴延安。从此,杳无音讯。曹秀凤回小蒸后,省吃俭用,日日灯下替人缝补衣服,艰难度日。其间,送走了公公、奉养婆婆,并将儿子拉扯成人。

1949年,全国解放,曹秀凤终于等来了陆铨生的音讯。只是物是人非,陆铨生一直联系不上曹秀凤,已经另外组织了家庭。在

党组织的关心下,曹秀凤的儿子陆恺悌作为留苏预备生到北京上学,居住在陈云家,后到苏联留学,学成归国后在航天部门工作。

1955年,陈云同志到小蒸做农村调查,得知陆铨生调到北京工作后,已将母亲陆素娥接去同住,曹秀凤一人住在小蒸。其间,她从未向政府提过任何要求,自食其力,过着淡泊节俭的生活,便鼓励她出来工作,并委托谭震林同志,请上海市人民政府给予解决。不久,曹秀凤被安排到市政府办公厅图书馆工作。

她勤勉好学、服务态度好,从不争个人私利、吃苦耐劳、功成不居。对曾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参与党的地下斗争,参加小蒸、枫泾暴动以及对革命的贡献,守口如瓶,从没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当时上海住房十分紧张,她就在老姐妹

姚韵海的养女朱亚辉家(汕头路73号),搭了一张床,住了下来。下班后,帮朱亚辉家做衣服、干家务、带孩子,一住就是十多年。后来陆恺悌调回上海工作,分到一套两居室,曹秀凤才从汕头路搬走。

1970年11月,曹秀凤退休了。不久,接到婆婆从北京捎来的口信,说陆铨生的妻子两年前病逝,现在她和儿子身体都不好,希望她能来北京,相互照顾。曹秀凤二话没说,立即赶到北京。两年后,曹秀凤送走了婆婆陆素娥。这时,陆铨生的身体越来越差,后来查出患有肺癌。曹秀凤悉心照料,以宽容慈爱之心,让陆铨生重又获得家庭的温暖。1979年陆铨生病逝,曹秀凤把北京的住房,留给了陆铨生的女儿,只身回到了上海。

曹秀凤1926年参加革命,如果论资排辈,功名利禄是不言而喻的。她一生淡泊名利,乐于奉献,不求回报,生命之花才会开得如此灿烂。曹秀凤于2015年9月29日无疾而终,享年107岁,走完了她一个多世纪的人生。